

# 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实际来源与去向研究<sup>\*</sup> (1931—1936)

孔 威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进出口平均约占中国总进出口的30%，但缺乏进出口来源与去向的贸易数据，直到1932年才有香港统计处编制的详细的货物贸易国别资料。本文主要基于香港统计处贸易报表中有关香港对内地进出口的贸易统计，收集和整理香港1931—1936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尝试分解香港对内地进出口的实际来源、去向，以期深化对中国实际外贸表现和香港在近代中国贸易体系中作用的认识。

**关键词:**香港转口贸易 20世纪30年代 贸易数据

根据海关资料，<sup>①</sup>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香港的出口平均占中国内地总出口的28.32%，对香港的进口平均占中国内地总进口的30.58%，均占中国进出口贸易对象的首位。香港本身无法生产、消费如此巨量的货物，而且当时服务业还不是贸易的主要部分，因此香港主要作为转运港口，将外洋进口货物转往内地口岸，将内地出口土货转往国外，或者将一口岸运来的内地土货转往国内其他口岸。但作为自由港，商船在香港进出不缴纳税款，因此也就缺乏进出口来源、去向的严密贸易数据，直到1932年起才有香港统计处编制的详细的货物贸易国别资料。<sup>②</sup>这就有可能分离出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只作为中转港的实际进出口额，并分清楚货物实际进口自哪些国家地区或国内某口岸，实际出口往哪些国家地区或国内某口岸，从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实际外贸表现和香港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作用的认识。

## 一、研究背景

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使中国的贸易数据复杂化。《南京条约》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辟为自由港，19世纪70年代起占中国对外贸易的首位。如果按照中国海关记录把所有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都算在香港头上，不管从香港进出口的商品是香港自身生产、消费还是转口到其他地区，就会低估中国内地对这些地区的贸易规模。如果不能区分香港转口贸易实际来源、去向，对外贸易史研究中将出现两种问题：一是把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当做中国国内贸易，这将低估外国势力在香港贸易乃至中国贸易中的地位，高估中国的国内市场体量；一是把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当做中国的对外贸易，算入对英帝国贸易，这将低估香港在内地华南转口贸易中的作用，高估外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是否将香港的转口作用考虑进中国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表现是会大相径庭，

[作者简介] 孔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0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6ZDA12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批准号：63172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不考虑香港中转作用的对外贸易统计是不准确的。很多学者都曾重新区分香港的实际贸易,但对20世纪30年代香港的实际贸易研究分析尚显不足。

马士(H. B. Morse)于1906年将香港贸易作了进一步划分,认为1899—1903年香港贸易中19%属于英国,5%属于美国、15%属于日本。<sup>①</sup>武堉干认为1909—1922年香港贸易中20%属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6%属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约12%属于美国、10%属于日本。<sup>②</sup>日本学者杉原薰认为1921—1930年香港贸易中23%属于欧美,70%属于亚洲,未对具体国别进行划分。<sup>③</sup>

本文将试图完成区分1931—1936年香港的实际贸易这一工作。

## 二、香港对内地进出口贸易分析

作为货物中转地,香港的大部分进口商人从内地进口土货到香港后,通常根据市场状况将货物再出口到其他国家。但由于香港被英国作为自由港,商船进出不缴纳税款,因此缺乏海关部门统计的贸易数据。1918年港英政府由输出入管理局发布比较正式的进出口贸易国别资料,<sup>④</sup>但缺乏货物的国别分类,直到1932年才有全面系统的关于1931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国别数据。<sup>⑤</sup>本文即主要运用香港每年上交给英国议会的蓝皮书和1931年到1936年的进出口贸易报告,前者较粗略,后者详细但所涉及时间较晚。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估计香港对中国转口贸易的情形,以分离出外洋来货的实际来源和本国土货的真正去向。

与中国总进出口贸易价值相比较,对香港的进出口所占比重都呈先上升后下跌趋势,普遍升高至19世纪末,而后开始下降。出口上,20世纪30年代在18%左右;进口上,20世纪30年代在5.5%左右。早期与出口到香港相比更依赖于从香港进口,而后期从香港进口的下降幅度却也更大。这是因为,自1932年起,中国海关采用了“领事签证发票制”及申请书制度,通过标准填写,以确定每艘自香港和其他转运中心驶往中国的船只上所载货物的真实来源,签发工作在登记进口方面做得很成功。1931年海关史料所载来自香港的进口商品在中国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为15.3%,1932年即降至5.7%,1933年又降为3.3%,此后数年里仅占进口总额的2%至3%。但是,在确定输往香港的中国出口货物的最终去向时,这种制度并不怎么成功。香港的大部分收货商人只是从内地进口土货再中转到别处,作为货物的首批买主,最终将运往哪国还不确定。香港当局发表的贸易统计虽记载了每一项出口货物的去向,但对于这些被转运至其他国家的货物来自何处,也不予记载。<sup>⑥</sup>因而,需要进一步分析。

对中国内地的出口在1918—1925年和1931—1932年间一直占香港总出口的50%左右,居首位。1918年对中国内地的出口额为1.62亿海关两,占香港总出口额的52.9%;此后出口额到1921年突破2.31亿海关两,占香港总出口额的64.7%;1922年达到占香港总出口额的67.2%后,即在内地总出口中的份额一直下降;1933—1937年间下降到47.9%至23.8%,但内地仍然是香港最大的货物出口目的地。

1918—1925年间,中国内地在香港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一般保持在15%左右,居第一或第二位,每年进口金额在1.1亿—1.7亿海关两。从1931年起,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该年香港从内地的进口比重急升至27.8%,以绝对优势占据第一位,且比重还在增加,到1936年,进口比重跃升至41.9%。

<sup>①</sup> 转引自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20页。

<sup>②</sup> 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50—253页。

<sup>③</sup> 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年,107頁。

<sup>④</sup> 张晓辉:《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sup>⑤</sup> 张俊义:《转口贸易的黄金期——1900—1941年香港转口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北京,2002年。

<sup>⑥</sup> 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为估计香港对中国内地出口货物的来源国,首先需要分析香港的进口构成。1921—1924年香港进口以食品和杂项产品为主,食品年均占香港进口总值的43.1%,杂项年均占18.2%,纤维产品年均占11.4%,油类和金属年均分别占5%左右,中药年均占3.4%;到1931—1936年间,食品年均占香港进口总值降为31.2%,杂项年均占12.3%,纤维产品年均占比则上升为16%,油类和金属年均分别占8%左右,中药年均占3.8%。<sup>①</sup>

以进口的食品来源来说,1921—1924年70%的食品进口来自荷属东印度、越南和泰国,6.4%来自内地;1931—1936年荷属东印度的比重逐渐下降为11%,来自内地的比重上升为28.3%,越南和泰国共占37%。以进口的纤维产品来说,1921—1924年54.2%来自英国,23.6%来自内地,17.7%来自日本;1931—1936年来自内地的比重大幅上升为48.7%,来自英国的比重由1931—1933年的年均31.8%急速下降为1934—1936年的13.8%,日本的地位则由1931—1933年的年均11.8%逐渐上升为1934—1936年的17.1%、30.3%以至42.6%。香港进口的杂项产品主要来自于日本、印度和中国内地;油类产品中,煤油、石油主要来自于美国和荷属东印度,植物油来自中国内地;金属产品主要来自于英国、越南、比利时和中国内地;中药产品主要来自于美国、越南和中国内地。

其次分析香港出口构成。1921—1924年香港出口同样以食品和杂项产品为主,食品年均占香港出口总值的44%,杂项年均占香港出口总值的21.6%,纤维产品年均占10.3%,油类和金属年均分别占5%左右,中药年均占香港出口总值的3%;到1931—1936年间食品年均占香港出口总值降为32.7%,杂项年均占香港出口总值降为13.4%,纤维产品年均占比则上升为13.4%,油类和金属年均分别占8%左右,中药年均占香港出口总值的3.9%。<sup>②</sup>

以出口的食品去向来说,1921—1924年年均70%的食品出口去往内地,9.4%去往日本;1931—1936年去往内地的比重下降为61.2%,去往海峡殖民地、越南和美国的比重分别上升为6.9%、5.9%、4%。出口的纤维产品主要去往内地,但年均占比由1921—1924年的57%下降为1931—1936年的42.7%。同时,出口去往越南、泰国的纤维产品比重上升,去往越南的比重由年均9.45%上升为16.05%,去往泰国的比重由年均9.35%上升为11.95%。香港出口的杂项产品主要去往中国内地、东南亚和日本,金属产品主要去往中国内地、美国和日本,油类产品主要去往中国内地、日本和美国,中药产品主要去往中国内地、越南和海峡殖民地。

综上分析,1918—1925年和1931—1936年间,香港转口商品的来源和去向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占据首位的,毋庸置疑是中国内地,其他主要是英国、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含老挝、柬埔寨等)、泰国、海峡殖民地(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等地区。转口商品仍以低加工型消费产品为主。同时,从转口商品的结构看,食品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的40%多降到30年代的30%多,纤维产品比重20世纪30年代与20年代相比则多有上升,且贸易国家向亚洲发展。杂项、金属、油类和中药产品也多供给亚洲区域。消费品除部分流向东南亚市场外,主要部分都被中国内地吸收,同时内地又供应消费品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生活水平及生产能力的逐渐提高。

下面考察1931—1936年间中国内地经香港转口的具体情况。本文主要使用1931—1936年香港进出口的详细贸易数据,分析内地经香港的转口产品的实际来源和最终去向。香港出口到内地的即是内地进口自香港的,香港进口自内地的也即内地出口往香港的。内地进口自香港的实际来源就需要分解香港出口到内地的产品的进口来源,内地出口往香港的最终去向就需要分解香港进口自内地

<sup>①</sup> Tom, J. C. F. *The Entrepot Trade and the Monetary Standards of Hong Kong, 1842—1941*, Hong Kong: K. Weiss, 1964, pp. 115—116, Appendix 10.

<sup>②</sup> Tom, J. C. F. *The Entrepot Trade and the Monetary Standards of Hong Kong, 1842—1941*, pp. 129—130, Appendix 11.

的产品的出口去向。

根据香港1931年至1936年进出口贸易报告的详细数据,逐一统计分析内地主要从香港进口的产品及该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内地作为香港最大的贸易来源和目的地,大部分产品从别国运来且主要运往内地,或从内地运来而主要运往别国,使得估算应该接近实际。进口方面,通过香港,内地每年从泰国、越南进口大米运往华南,分别占内地进口比例的10%—20%。1931年从泰国进口大米2 600万港币,从越南进口大米2 000万港币;从荷属东印度进口粗糖和油品,占内地进口比例的10%左右,而内地油品需求低时占比相应降低,如1931年从荷属东印度进口粗糖2 000万港币,进口油品1 463万港币;随着香港本地粗糖精炼业、渔业、纺织业的发展,内地从香港进口精糖、鱼类和纤维制品,占内地进口比例的10%左右。而香港本地制造业早期发展水平低时占比相应降低,如1931年从香港进口精糖1 800万港币、鱼类142万港币、纤维制品420万港币;随着欧战爆发,内地棉纺织业急速发展,内地通过香港从华北进口棉纱、棉织品运往华南,转运食物回内地,占内地进口比例的10%左右。如1931年从华北进口棉纱、棉织品871万港币;从美国进口面粉和油品,占内地进口比例的10%左右,如1931年从美国进口面粉710万港币、油品1 184万港币;从英国进口纤维制品、肥料、香烟,占内地进口比例的6%左右,如1931年进口纤维制品583万港币;从日本进口纤维制品、鱼类,占内地进口比例的6%左右,如1931年进口纤维制品470万港币;从印度进口包/袋类(主要为麻布袋),占内地进口比例的5%左右;1931年后,从德国进口染料、肥料,占内地进口比例的4%左右;内地还常从美国、印度进口金银条块,从香港、内地内运银元、辅币往华南,如1931年进口金银条块3 470万港币,内运银元、辅币1 160万港币。出口方面,通过香港,对越南出口大量棉纱及部分食物等,占内地出口比例的10%左右,如1931年向越南出口棉纱784万港币;对泰国出口棉货等纤维制品及食物等,占内地出口比例的5%左右,如1931年向泰国出口棉货300多万港币;对荷属东印度出口食物、烟花等,占内地出口比例的3%左右;对海峡殖民地出口大量食物和部分纤维制品等,占内地出口比例的10%左右;对香港出口大量食物、纤维制品等,部分本地消费再出口至别处,占内地出口比例的30%—40%左右,如1931年输往香港丝货535万港币,棉纱300万港币,鲜鱼、活禽、水果、蔬菜、蛋品等食物1 319万港币,鹿茸等药材640万港币,猪、牛等1 240万港币;对内地尤以华南为主出口大量纤维制品和食物,占内地出口比例的20%左右,如1931年输往华南果蔬等食物535万港币,棉纱613万港币;对美国出口大量矿物,占内地出口比例的6%左右,如1931年对美国出口锡470万港币;对印度出口丝货等纤维制品,占内地出口比例的3%左右,如1931年对印度出口丝货343万港币;对日本出口矿物、杂项等,占内地出口比例的3%左右;往香港、内地内运银元、辅币,如1931年达1 790万港币。

综上,香港作为中国华南的第一大港,传统的食物转口贸易一直占其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香港,内地从泰国、越南、荷属东印度进口大量食物,向华南转运内地的食物和纤维制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内地棉纺织业得到快速发展,对外输出由传统的丝货向机制棉纱转变。

### 三、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实际来源、去向

本文主要根据1931年至1936年香港统计处发布的进出口贸易报告(Hong Kong Trade Returns),估计香港地区对中国转口贸易的情形,分离出对中国来说外洋来货的实际来源和本国土货的真正去向,得到如下结果。

估算得出1931年至1936年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口的实际来源为,年均5.83%来自英国,7.58%来自美国,1.07%来自加拿大,1.85%来自澳大利亚,2.09%来自比利时,4.47%来自德国,3.29%来自印度,0.70%来自海峡殖民地,10.17%来自越南,19.52%来自内地,14.13%来自香港,9.45%来自荷属东印度,11.90%来自泰国,4.06%来自日本。以数额而论,如1931年,内地通过香港

进口 2.2 亿海关两,1 178 万海关两来自英国,3 192 万海关两来自美国,444 万海关两来自比利时,633 万海关两来自德国,1 876 万海关两来自印度,1 980 万海关两来自越南,3 001 万海关两来自内地(其中 1 776 万海关两来自华北),2 808 万海关两来自香港,3 037 万海关两来自荷属东印度,2 276 万海关两来自泰国,1 117 万海关两来自日本。

估算得出 1931 年至 1936 年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出口的实际去向为,年均 3.28% 去往英国,7.89% 去往美国,0.26% 去往比利时,0.79% 去往德国,2.12% 去往印度,6.80% 去往海峡殖民地,1.40% 去往菲律宾,9.33% 去往越南,21.61% 去往内地,31.24% 去往香港,3.24% 去往荷属东印度,4.52% 去往泰国,3.05% 去往日本。以数额而论,如 1931 年,内地通过香港出口 1.5 亿海关两,152 万海关两去往法国,769 万海关两去往美国,1 283 万海关两去往海峡殖民地,128 万海关两去往德国,426 万海关两去往印度,1 484 万海关两去往越南,3 289 万海关两去往内地(1 567 万海关两去往华南),5 890 万海关两去往香港,450 万海关两去往荷属东印度,848 万海关两去往泰国,473 万海关两去往日本。

**表 1 1931—1936 年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出口的实际来源去向** 单位: %

年份 国别、地区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英国	进口	5.31	7.73	5.19	7.13	5.34	4.26
	出口	0.49	0.43	0.17	11.05	4.94	2.60
美国	进口	14.38	6.40	5.11	6.19	6.23	7.17
	出口	5.06	4.07	7.60	8.31	13.08	9.19
印度	进口	8.45	3.09	4.33	2.03	0.84	1.00
	出口	2.80	3.27	2.25	1.43	1.47	1.48
海峡殖民地	进口	0.72	0.67	0.27	0.93	0.76	0.83
	出口	8.44	6.18	6.66	6.94	6.61	5.96
越南	进口	8.92	11.22	14.38	8.60	12.97	4.92
	出口	9.76	11.07	11.20	11.02	8.20	4.75
日本	进口	5.03	1.49	1.43	4.06	5.79	6.55
	出口	3.11	1.50	3.26	2.67	3.90	3.87
荷属东印度	进口	13.68	10.02	7.59	8.87	6.39	10.14
	出口	2.96	2.44	3.60	3.61	3.51	3.33
泰国	进口	10.25	15.02	18.28	12.73	7.59	7.53
	出口	5.58	4.49	4.74	4.72	4.14	3.44
菲律宾	进口	0.00	0.00	0.00	0.13	0.10	0.00
	出口	1.33	2.07	1.27	1.02	0.91	1.79
比利时	进口	1.93	1.70	2.07	2.07	2.14	2.64
	出口	0.10	0.00	0.14	0.28	0.50	0.51
德国	进口	3.24	3.15	2.46	3.23	6.09	8.65
	出口	0.56	0.40	1.11	0.68	1.14	0.87
加拿大	进口	0.99	0.85	1.21	0.87	1.19	1.30
	出口	0.00	0.00	0.55	0.66	0.66	0.00
澳大利亚	进口	0.14	1.94	1.78	1.81	2.33	3.09
	出口	0.00	0.15	0.18	0.63	1.21	0.73
中国内地	进口	13.52	17.09	23.84	19.41	20.98	22.28
	出口	21.64	30.52	23.16	16.77	21.65	15.94
中国香港	进口	12.15	15.78	8.99	15.88	15.05	16.95
	出口	36.76	30.25	30.21	24.33	23.25	42.64

资料来源:据 Hong Kong Statistical Office, *Hong Kong Trade Returns*, 1931—1936 年数据整理计算。

如表1,1931年至1936年香港转口中国内地的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各主要贸易国的比例,其中包括大量金块、银块、银元、银铜辅币,香港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每年有大量金银通过进出口贸易完成资本账户流动。如果不考虑金融部分的作用,估算得出不含金银的1931年至1936年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口货物产品的实际来源为:5.95%来自英国,8.30%来自美国,1.31%来自加拿大,0.65%来自英属亚非,1.12%来自澳大利亚,0.61%来自荷兰,2.39%来自比利时,3.41%来自德国,4.94%来自印度,0.60%来自海峡殖民地,13.83%来自越南,11.43%来自内地,10.74%来自香港,12.78%来自荷属东印度,16.91%来自泰国,0.65%来自缅甸,3.90%来自日本;估算得出不含金银的1931年至1936年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出口货物产品的实际去向为:0.37%去往英国,7.15%去往美国,0.23%去往英属亚非,0.10%去往澳大利亚,0.14%去往荷兰,0.94%去往德国,1.19%去往法国,2.84%去往印度,8.25%去往海峡殖民地,1.47%去往菲律宾,11.02%去往越南,18.16%去往内地,35.29%去往香港,3.17%去往荷属东印度,4.92%去往泰国,0.27%去往缅甸,3.59%去往日本。

可以看出,香港的对外贸易重心发生了向中国内地的进一步转移。英国的贸易地位不再占主导作用,新兴的日本、美国,尤其是德国的比重有所上升并大体保持在一定水平,其贸易地位没有达到他们在中国内地的水平。中国内地、东南亚地区成为香港的重要贸易对象。相应地,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国内地在华北、华中、华南间转运货物。泰国、越南、荷属东印度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食物类占最大比重,而从华北、华中转运棉纺织品到华南及东南亚的比重越来越大。伴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是中国内地民族工商业不断扩大的结果,国货在进出口的种类和规模上得到很大提高。如1931—1936年,华北出口到香港的棉纱,平均有34.5%输往越南,41.7%输往华南,14%供香港自用,6.9%输往泰国。在香港本地,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经营的制糖业和水泥、纺织等产业不断发展,占内地进口的20%。中国进口大米调剂余缺的历史源远流长,20世纪初即达数千万海关两,90%进口自香港,20世纪20年代后大米在中国总进口中的比重为7%,是头几位的进口商品,其中60%—70%的比例直接进口自香港。<sup>①</sup>由本文估算,主要来自泰国、越南。很多早年出洋的华商在香港经商,泰国每年出口100多万吨大米,其中约一半运往香港,由泰国华商暹京簪利家族承运的即有10万吨。<sup>②</sup>香港南北行生意北到华北,南达南洋,将华北、华中的棉纱、丝绸、药材、植物油,华南、东南亚的果蔬禽蛋、大米、香料、海产品、木材等运到香港,转运来往、互通有无。华商在国内与南洋各地货物的生产、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促进南中国海贸易圈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

结合表2中国海关史料中主要贸易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考虑香港的中转作用,重新估算各主要贸易国在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可得表3,即1931—1936年分离香港中转作用后主要贸易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含内地)中的比例。1932年起,由于中国海关在进口香港等转运港所载货物时采用新的制度登记其真实来源,海关史料所载来自香港的进口商品在中国进口总值中比重逐年下降,如将1932年后自香港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值中的比例视为中国自香港的实际进口,与本文表3所得,尤其是1931年的估算结果相比较,可以认为本文的估算应与实际较为接近。改进了以往记录不清的情况后,能看出,中国进口自香港的实际比例在2%左右,其余大部分均实际进口自华南、东南亚等其他地区。

<sup>①</sup>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2册,第195页;第48册,第225页;第104册,第286页;第110册,第303页。

<sup>②</sup> 王绵长:《泰国华商:开创南北行及其对香港转口贸易的贡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表 2 主要贸易国及地区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1922—1936) 单位: %

年份 国别、地区		1922—1931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英国	进口	10.19	8.29	11.22	11.34	12.00	10.62	11.70
	出口	6.46	7.09	7.62	7.96	9.30	8.58	9.18
美国	进口	17.40	22.19	25.33	21.89	26.15	18.92	19.64
	出口	14.82	13.22	12.17	18.48	17.63	23.67	26.36
印度	进口	5.41	5.88	2.39	2.56	3.10	3.84	2.62
	出口	1.81	1.99	3.78	4.00	3.43	3.53	2.64
海峡殖民地	进口	0.90	0.61	1.01	1.07	1.10	1.12	1.15
	出口	2.44	1.75	1.71	2.23	2.89	2.24	2.21
越南	进口	1.84	0.79	4.93	5.56	4.00	6.49	1.91
	出口	0.72	0.26	0.51	0.65	0.89	0.98	1.40
日本	进口	25.38	20.04	13.97	9.74	12.21	15.10	16.26
	出口	24.80	27.41	21.80	15.65	15.16	14.24	14.48
荷属东印度	进口	3.00	3.78	5.54	5.85	6.10	6.31	7.88
	出口	1.24	1.43	1.11	1.21	1.32	0.87	0.67
泰国	进口	0.60	0.34	3.76	4.57	3.17	2.94	2.00
	出口	0.60	0.55	0.78	0.95	0.85	0.63	0.57
中国香港	进口	19.11	15.33	5.69	3.55	2.85	2.20	1.88
	出口	18.53	16.31	15.35	19.75	18.85	16.47	15.07

资料来源:据 Hsiao Liang-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 - 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38 - 165 整理。

表 3 分离香港中转作用后主要贸易国及地区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含内地)中的比例(1931—1936) 单位: %

年份 国别、地区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英国	进口	9.10	11.66	11.52	12.20	10.74	11.78
	出口	7.17	7.69	7.99	11.38	9.39	9.57
美国	进口	24.39	25.69	22.07	26.33	19.06	19.77
	出口	14.05	12.79	19.98	19.20	25.82	27.74
印度	进口	7.18	2.57	2.71	3.16	3.86	2.64
	出口	2.45	4.28	4.44	3.70	3.77	2.86
海峡殖民地	进口	0.72	1.05	1.08	1.13	1.14	1.17
	出口	3.13	2.66	3.55	4.20	3.33	3.11
越南	进口	2.16	5.57	6.07	4.25	6.78	2.00
	出口	1.85	2.21	2.86	2.97	2.33	2.12
日本	进口	20.81	14.05	9.79	12.33	15.23	16.38
	出口	27.92	22.03	16.29	15.66	14.88	15.06
荷属东印度	进口	5.88	6.11	6.12	6.35	6.45	8.07
	出口	1.91	1.48	1.92	2.00	1.45	1.17
泰国	进口	1.91	4.61	5.22	3.53	3.11	2.14
	出口	1.46	1.47	1.89	1.74	1.31	1.09
中国香港	进口	1.86	0.90	0.32	0.45	0.33	0.32
	出口	6.00	4.64	5.97	4.59	3.83	6.43
中国内地	进口	2.07	0.97	0.85	0.55	0.46	0.42
	出口	3.53	4.68	4.57	3.16	3.57	2.40

资料来源:据 Hsiao Liang-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 - 1949*, pp. 138 - 165 和 Hong Kong Statistical Office, *Hong Kong Trade Returns*, 1931 - 1936 年数据整理计算。

进入20世纪30年代,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逐渐完全融入中国国内贸易。而受大萧条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美国收买白银法案的影响,实行银本位的香港汇率大幅波动,对外贸易不景气,香港更加依赖内地经济。但由于运输条件、服务等方面的固有优势,香港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国内华南地区贸易的枢纽作用依然显著。香港作为外国对华贸易的基地,贸易中殖民势力的印记虽然仍清晰可见,但其异质性已慢慢消除。由此可见,香港已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及东南亚倾销商品、攫取廉价原料的基地,已经切实成为中国乃至亚洲贸易的关键节点。

在近代中国的经济体系中,香港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依托内地4亿人口的消费能力,数十年间,香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大港口。通过香港,中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更加紧密,形成了以香港为重要节点的亚洲贸易网络,为整个亚洲贸易的扩大作出贡献。同时,通过香港连接华北、华南和香港地区产业的发展,中国国内贸易体系也更加完善。

## A Study on the Actual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f Hong Kong's Entrepot Trade, from 1931 to 1936

*Kong Wei*

**Abstract:**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of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an average of about 30% of China's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However, there was a lack of trade data o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f imports and exports. It was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Hong Kong's actual role in China's trade, and it was not until 1932 that the Hong Kong Statistical Office elaborate a detailed custom report Material.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collates Hong Kong's trade on the basis of Hong Kong's trade report on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 mainland, from 1931 to 1936, try to decompose Hong Kong's real sourc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to China mainlan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actual foreign trade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modern China trading system.

**Key Words:** Intermediary Trade; From 1931 to 1936; Trade Data

(责任编辑:高超群)

### 《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出版

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传记《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已于20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为梁方仲先生哲嗣、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梁承邺教授。梁承邺教授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利用大量档案、报刊、书信、文集等史料,融会亲身经历,为梁方仲先生撰写了这部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传记。该书实录了梁经国天宝行的家族史迹,并详述梁方仲先生的求学历程以及先生具备良好国学新学功底的缘由、潜心学术为安身立命处之心曲及丰富的学术成果、治学方法、育人之道、社会与学术人脉,以及先生亲历若干重大学术史和社会政治史事件的细节。本书诸多材料为首次向社会公布,对深入了解梁方仲先生的学术、为人以及那一代学人的学术人生,都有重要价值。(黄启臣)